

前漢書

卷五十三之五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5)
函號	別 10	1

0 1 2 3 4 5 6 7 8 9 cm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前漢書卷五十三

景十三王列傳第二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淺草文庫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

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音烏曷反程姬生魯共

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

易曰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垂道德故以為諡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

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

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者蓋妄加之耳從民得善書

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加金帛賜以招之

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

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

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

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

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七孔子弟子也解具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

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

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謂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山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

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

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

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

以手指物也他皆類此

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

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睿深也通也宜諡

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

子頃王授嗣

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諡者皆類此也

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

四十三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

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

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

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

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

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

師古曰房陵漢中縣

居數年坐與

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

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

弟上郡庫令良

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是為河間惠王

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

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

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

王三歲坐侵廟塲地為宮

師古曰塲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鼂錯傳

上徵

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皇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

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

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

曰吾王不及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簿責訊

王

師古曰簿皆音簿及訊問也音信

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

冢上百姓憐之榮取長亡子國除

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以

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

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

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

日季年未年也

不喜辭為人口吃難言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

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

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唯遜與去同猶言貪嗇也

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

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子國

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郢鄉侯閔為王

日郢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

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

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

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

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

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

以軍功賜

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人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

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

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郢鄆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

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日子廼與其公爭妻

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

葬建居服舍

師古曰倚廬至室之次也

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

十人與姦

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

建女弟

徵臣為蓋侯子婦

師古曰女弟即妹也

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

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

師古曰冀得立其子為易王嗣

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

蘇林曰荼

音食邪反

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

賕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

魯恭王太后聞之

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遺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

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

師古曰籍籍道語之意

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

師古曰謂請問起居也

太后泣謂吉

歸以吾言謂而王

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

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

獨不聞燕齊事乎

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

言吾為

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

師古曰斥謂退

棄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舩建以足蹈覆其船

日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

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

師古曰波讀為波雷波

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

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舩入波中舩覆

兩郎溺攀舩乍見乍没建臨觀大笑令皆死

師古曰不救止之並

死波中也

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

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

羸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

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

鈇杵春

師古曰鈇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

不中程輒掠

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

也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

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

疆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壯專羊音丁奚友

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

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

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

也覆音芳目反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

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

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

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

賈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

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林

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蘇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

作綵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甯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珠璣

師古曰璣謂珠之不圓者也音機又音幾犀甲翠羽鰲熊奇獸數通使往來

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

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賂賂以滅其蹤緒也後復謂近臣

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驪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

人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

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

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有司請捕誅建制曰

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

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

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

就其國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

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

滅繼絕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

奉易王後莽篡國絕于反盱音怡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蓋又陰痿師古曰

字賊蓋言其性賊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

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

音所角反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

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大半

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

劉奉世曰無訾省猶今不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

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

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宅國

師古曰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

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彊足以距諫

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

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爲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徙王趙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是恭謂便辟

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

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

布以爲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宋祁曰當云迎至除

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

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汙以

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三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

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

使使即縣爲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也

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權音角會音工外反○宋祁曰權從木從手者非是

人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

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襪鬼俗也字或作巖准

南子曰荆人鬼越人巖巖祥摠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襪音居衣反好爲吏上書願督

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微郢鄢中師古曰微謂巡

察也音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郢鄢師古曰使謂京師使

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也彼謂傾側也音皮義反

產姊姦江克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衆師古

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刃武帝遣使者

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寃訟丹

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以勇敢自隨贖丹罪上不許久之

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曰求慮音廬

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

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

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

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

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

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

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

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

平干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

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

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

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

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

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二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

楚七國行亭議者多寃鼂錯之策

師古曰言錯策皆以爲是枉見殺也

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

師古曰暴謂披

之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

錯者爲盤石宗也

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

今或無罪爲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

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

答服其臣使證其君

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

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爲索欷

師古曰索古累字累重也欷歔歔也音許既反

思者不

可爲歎息

師古曰言聞歔歔之聲則悲思益甚

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

荆軻爲之低而不食

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阻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主

音垂泣荆卿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

邑

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爲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

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

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

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

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

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眇精微也夫衆煦漂山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

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聚蠶成雷師古曰蠶古蚊字雷字言衆蚊

飛聲有若雷也朋黨執虎十夫撓椎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是以文王拘

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

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爲延

譽也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師古曰解叢輕折軸羽翻飛肉

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紛驚逢羅

潛然出涕 晉灼曰言能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 臣聞白

日曬光幽隱皆照 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 明月耀夜

蟲宵見 師古曰宵亦夜也 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

昧不見泰山 師古曰拂亦布散也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

雍闕不得聞 師古曰雍讀曰壅雍塞也音烏昂反 讒言之徒蠱生

師古曰蠱生言衆多也 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

臣聞社懸不灌屋鼠不熏 師古曰懸小鼠音奚天 何則所託者然也

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 師古

曰言於戚屬為帝兄 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張晏曰葭

裏曰皮也晉灼曰葭莩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

師古曰葭莩也莩者其簡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

鴻毛喻輕薄甚也莩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

擯卻骨肉冰釋 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 斯伯

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 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

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 詩云我

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

疾首 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怒思也擣築也不脫衣

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 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

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 師古曰加親

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

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

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

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

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

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

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

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

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

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

王後王莽時絕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王後又封

劉奉世曰按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漢表云漢必有誤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

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

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

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

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

裏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二十八

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嗣服虔曰鮒音拘

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劬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

晉來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殺二人又以縣

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

曰減其官屬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

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為孝王

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

師古曰繆法曰繆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

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

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

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

明名也師古曰孟說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

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

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

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

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

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

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

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壯也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

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

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

得衷中刀師古曰衷古衣袖字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

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師古曰鍼刺也鍼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

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

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

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也見胡電反獨可燔

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

為脩靡夫人主繪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

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

善繪月諸宮人師古曰旬乞遺之也音工艾友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

滅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

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傳粉其傍師古曰袒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戶窺即吏疑有姦去曰善司

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

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

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

也所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

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

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贏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

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槩也椽音竹角反杙

音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

我恐音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糜其下亦同與去共

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

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

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

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

繡敵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繡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

井出之未死答問愛自誣與醫煮去縛繫柱燒刀灼潰

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

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

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逆也昭不敢逆昭信意

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

姬舍門無令出敖師古曰敖謂遊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

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簷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

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

弗鬱憂哀積師古曰弗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

師古曰崔隤猶言蹉跎也崔音子回反隤音頽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

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

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

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

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

倡俳羸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為樂相彊劾繫倡闌

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

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

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

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次下求其死亦同

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史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

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

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

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

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

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

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逾節絕理其

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頗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以

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

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

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晝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晝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

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戰守備備淮南

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連出其事寄於上最親

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

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

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

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

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

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

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
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

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

生長男稅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活反其字從木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

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

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

常在師古曰媚亦妬也媚音胃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

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稅為

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

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及太

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

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

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

行騫驗問師古曰張騫也逮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也王又匿之吏求捕

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

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

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

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

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

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

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

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

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

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計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

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益也立三

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

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

為鳩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鳩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

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

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前漢書卷五十三

前漢書卷五十四

李廣蘇建列傳第二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願 師 古 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

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人

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

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數從射獵格

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師古曰爲騎郎將王騎郎吳楚反時爲

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師古曰爲漢將私顯名以梁王授廣將

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爲上谷太守數

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

對上而泣也李廣材氣天下亡雙昆音下溫反自負其能數與虜确

恐亡之師古曰負恃也确謂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

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

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

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

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廣曰是必射鴈

者也文穎曰鴈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鴈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翻可以爲箭羽音彫廣乃

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馳而逐之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

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鴈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

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爲陳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

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

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

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

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卽急柰何廣曰彼虜

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

牢令敵意知之

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廣上馬與十餘

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

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

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

北地馬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

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

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

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

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

於簡易故行道之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

中而不立部曲也也便安利也音頻孟康曰刁斗以銅作

面及其下亦同不擊刁斗自衛蘇林曰形如

夜擊持行故俗曰刁斗今在榮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

銅無緣師古曰無音燕郡之譙溫器也銅音火玄反錫

呼銅也今俗或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

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

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

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軍用耳軍旅

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

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

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至明軍

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

師古曰簿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

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

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
軍伏馬邑傍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單
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
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
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
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
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
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
射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
所生得師古曰當謂當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

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嘗夜從一騎出

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

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

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將軍後徙居

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

尉與俱師古曰奏請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

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軼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

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

伏師古曰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

竦驚也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威曰被憺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悉言夫報忿除害

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

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

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以臨右北平盛秋古

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

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

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

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

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

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

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而廣軍無功後三

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

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

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

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

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

漢三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

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

曰服晉二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

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軍中服其勇也明

前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廼解去漢軍罷弗能

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歸漢法博望

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

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

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

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

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

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

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

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

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

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

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

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

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

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

輒分其戲下戲讀曰麾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

生產事為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爰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師古曰國風菟爰之詩

云有菟爰爰亦緩意其義兩通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

及廣呐口少言師古曰呐亦訥字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闕

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之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執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辭少不可羣輩也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

而與匈奴戰

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

廼今一得當單于臣願

前死單于

師古曰攻死而取單于

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

數奇

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母令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

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大將軍亦欲

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

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

劉歆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

莫府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敖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將軍既不許廣難面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未肯去青經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之莫府者猶言與其莫府也

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

迷也在後不及期也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

南絕幕廼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

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因問

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拆廣未對

夫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

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劉奉世曰此兩莫

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問廣廣未對而長史又旁責廣之莫府曹吏今上簿

故廣云我今自上簿然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

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

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

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

師古曰當戶音偃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

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驃騎將軍

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

蔡盜取二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

畝葬其中師古曰墻音人椽反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驃騎將

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

其父

師古曰命其父恨而死也

廼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

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

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獵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

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

驃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

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

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

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

師古曰言畏其勇氣

後愬之上上

召禹使刺虎懸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

以劍斫絕纜欲刺虎

師古曰日落與絡同謂當時繩絡上之而下也纜索也音力追反

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

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

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

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

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

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

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

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轡重陵召見武臺

師古曰未央宮有武

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也扼音厄願得

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

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

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

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

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

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

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

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

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

河遮鈎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以九月

發出遮虜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

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

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

息也從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

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

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

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

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

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剛

及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獨獨音濁虜

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

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

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

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

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

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

中陵搜得皆劒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二千餘級引兵東

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

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

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闞

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二十弩共一弦也張晏

曰二十秦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去權反又音眷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

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目及引吾南近塞得

母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

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

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

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
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
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
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
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
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
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
呼也呼音火故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
反趣讀曰促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一日
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

持之

師古曰徒但也

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

隅下壘石

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

蘇林曰塞衣卷裹而行也師古

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裋也

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

曰言一身獨取也

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

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
得後亡還太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
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
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
坐受縛矣各為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命軍士人

持二升糲一半冰

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

冰持之以備渴也

期至遮虜郭者招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

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

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

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

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

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

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

殉國家之急

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

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

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

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藥麩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麩餅曰媒

誠可痛

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

師古曰輜踐也音人九反

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

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秦同

音去權反又音眷

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

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

師古曰言所摧敗

敗匈奴之兵也暴猶章也

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師古曰言欲止功以

當其罪也

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

師古曰財與纒同謂淺也

僅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

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

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又之上悔陵無救

曰陵當發出塞廼詔疆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

老將生姦詐

孟康曰坐預詔疆弩都尉路博德迎

廼遣

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

公孫敖

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于

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

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

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

大夫以李氏為愧

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後漢遣使使匈奴

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

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奴為其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

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

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

師古曰大闕氏單于

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

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

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

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

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

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

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

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

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

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循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

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

及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大言曰

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

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桀之字也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

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

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

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

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恐再辱奈

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

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

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

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服虔曰趙

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

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廐監師古

日移中廐名爲之監也移音移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

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

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間反鞮音丁奚反恐

漢襲之廼曰莫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

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

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

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更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

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爲斥候者既至

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

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

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泥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

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

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

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

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

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

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

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

語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

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廼死是爲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勝惠共止之虞常果

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

臣瓚曰胡官之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宜皆

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

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

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煇火師古曰煇謂聚火無焱者也音於云

反焱音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也覆音芳目反蹈其背以出血武

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

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說令降也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

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

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

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

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

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

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

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

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

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闔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

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

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

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

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絕不飲食師古曰

音於禁反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

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

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說此言不絕其事

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

音人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

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

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

師古曰斂武能網紡繳繫弓弩師古曰斂生絲縷也可

也繳音斂繫音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

武馬畜服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

旃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罽受王死後人眾

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武復窮

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

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

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虚心欲相待終

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

奉車服虔曰從至雍棧陽官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

武兄嘉

日除謂問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劔自刎賜錢二百萬

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

船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推

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

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

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

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

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太初元年更名保官子卿不欲降何以過

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

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

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

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

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

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師古曰致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

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

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奉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

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
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
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
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
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
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既同音一候
反脫音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

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
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
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
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
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
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

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于卿
陵雖驚怯令漢且贖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
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此陵宿昔

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
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

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
眾滅兮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墮

回陵泣下數行因具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武以始元六年

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五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芳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

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作預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命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
 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
 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
 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
 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
 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
 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
 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
 云蕭法其形貌著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
 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
 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
 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頰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

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
 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社延年次曰宗正陽成侯劉
 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
 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
 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二人皆周宣王
 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
 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典漢室而霍光
 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名讀曰邵凡十一人皆
 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
 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
 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
 謹貌也音荀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衰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漢書卷五十四終

前漢書卷五十五

衛青霍去病列傳第二十五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陳郡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

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

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李與王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媼者婦

女之總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承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

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

一

姓為衛氏

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

見次女則子夫子夫男第步廣皆冒衛氏

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

皆不姓衛而冒稱

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之

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

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

青嘗從人至

甘泉居室

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

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

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

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

文頰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

無子

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迺使人捕青青時

給事建章

師古曰建章宮中

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

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

師古曰逆取曰篡

故得不死

上聞迺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

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

師古曰掌

即陳平會孫也

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

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

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

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

籠城

師古曰籠讀與龍同

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

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

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元朔元

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

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

高關師古曰高關山名也一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

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

北地郡之北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

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

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師

日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

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

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眾車聲也

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

高關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囿已封為列

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

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北塞而行也絕梓領梁北河討蒲

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斬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

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久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日醜惡也訊音信

駿馬牛羊百有餘

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我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有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疆祿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

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

曰傳讀曰附言教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
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播
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封教為合騎侯晉灼曰猶冠軍
別為幟耳不名校也

都尉韓說從大軍出賓渾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至
讀曰悅賓音田渾音魂

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

也搏戰獲王封說為龍頡侯師古曰頡
字或作頡騎將軍賀從上

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窈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窈侯
此本字也師古曰窈音會教

反奔亦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

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

朔為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

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

意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

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

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

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

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

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

盡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

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
古奔字也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

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
正軍正

也閔名也如淳曰律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
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

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
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
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
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
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
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
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
也霍去病始侯

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

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

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

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鵝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與

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師古曰言計其可將入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

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口過當也其

下並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

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

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

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亦單于

之季父也羅姑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建谷

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記云甯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迺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又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

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二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萬

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我士隄烏盤師古曰

司盤古辰字也討遼濮師古曰遼古速字也涉狐奴師古曰

鳥盤山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警者弗取師古曰攝警謂

名也距戰者誅服者則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依反轉戰六日過

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晉灼曰世俗謂盡

穎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鹿聲轉寫訛耳

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殺

虜也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

其首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

失也渾音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

屠祭天金人

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

料反屠音備

師率減什七

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日漢兵失亡之數下

皆類此也

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教俱

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

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

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

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

師古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而去

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

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工夷反

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

軍涉鈞耆濟居延

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

師古曰遂臻小月氏

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

攻祁連山揚武乎繚得

相會涂王

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

及相國都尉以

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

師古曰服

而舍之功成則止也

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闐氏王

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二人師大率減

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

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

鷹擊司馬破奴

師古曰趙破奴

再從票騎將軍

斬遼濮王捕稽且王

師古曰且音子闐反

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

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二十人前行捕

虜千四百人

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

封破奴為從票侯

張晏曰從票侯

將軍有功因以為號

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者王王子

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

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輝

音轉也

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

日選取驍銳

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

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

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

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

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

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

於邊

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

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

既渡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

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

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

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

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

如淳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

吐合反

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

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

雁疵為

輝渠侯

文穎曰雁音鷹疵音庇蔭之庇師古曰庇音禽匹履反其字從才非庇蔭之庇才音女革反禽

黎為河碁侯

師古曰功臣侯表作鳥黎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

大當戶調雖為

常樂侯

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雖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

於是上嘉去病

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

厥眾萌咸犇於率

師古曰萌字與時同犇古奔字也

以軍糧接食并將

控弦萬有餘人

師古曰言能引弓皆堪戰陳

誅僥悍

師古曰僥徒行輕貌也字或作

楚悍勇也僥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

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

二戰士不離傷

師古曰離遭也

十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

爰及河塞庶幾亡患

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以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

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

以寬天下繇役廼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

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

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

其明年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

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

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一日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

今大發卒其執

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將

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

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

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廼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

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大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

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

平陽侯襄為後將軍

師古曰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

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

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

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

師古曰為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而大

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

曰翼謂左右翼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

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

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亮

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也拏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

曰各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

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

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賓顏山趙信城

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飢軍留

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

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

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

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

為單于

師古曰谷音鹿
蠡音盧奚反

單于後得其衆右王廼去單于

之號

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

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

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

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

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

師古曰直當也

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旣

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

服虔

曰葷音熏葷允熏鬻也堯時曰熏鬻周曰儉允
秦曰匈奴師古曰葷字與葷同音音弋六反

約輕齋

絕大幕

師古曰輕齋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一曰齋字與資同謂資裝也

涉獲單

于章渠

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

以誅北車者

晉灼曰王

號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

師古曰濟弓盧

音灼

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

李奇曰皆匈奴王號

將軍相國當戶

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

張晏曰登

海邊山以望海也有一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壇祭地曰禪也

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

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

師古曰卓亦遠意

以五千八百戶益封

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興城不

失期從至檣余山

師古曰檣音籌其字從木

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

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

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剽

王伊卽軒

師古曰剽音之亮反軒音居言反

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

陸支為杜侯伊卽軒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

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
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
為爵左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
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
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
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
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
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
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
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榮陽人後

為益州刺史即

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

教之吳孫兵法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

師古曰顧念也

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

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師古曰省視也

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

師古曰齎與資同解

已在

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

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也

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

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蹙躡而戲也躡音徒獵反鞠音鉅六反

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

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

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

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文甲謂甲之黑

也為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諡之并

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義見諡法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

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嬪嗣師古曰嬪音上戰反嬪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

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

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第二人陰

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

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

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

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

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

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

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

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

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最大將軍青師古曰最亦凡也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

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

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

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

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

歲為林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

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

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

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

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

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

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

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後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

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

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祖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

疆弩將軍後一歲復為疆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

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

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

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投栩人

師古曰馮胡之縣也投音下活反又音下外反栩音許羽反

武帝立

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

二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

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

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

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

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

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師古曰再

出為票姚校尉也

斬首虜十二萬餘級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開

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

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

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

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

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

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

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
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與
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
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
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
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

師古曰勸
令招賢薦

士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
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

已何與招士

師古曰與
續曰豫

稟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

師古
曰方

也
地類

前漢書卷五十五終

前漢書卷五十五終

前漢書卷五十六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

業不必親見仲舒

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

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

康熙二十五年

前漢書卷五十六

董仲舒傳

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
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
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
予大夫褒然為舉首服虔曰予男子之美朕甚嘉之子
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
韶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聖主已沒
鍾鼓莞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
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

以仆滅

師古曰反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

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

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
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
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
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
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
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
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
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歆饗德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羣生師古
也亦延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

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

積也并合也欲其一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

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命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

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

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

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

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

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

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

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詩曰

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解讀曰懈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答繇謨

之辭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

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

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

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

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

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

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莞絃之
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
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
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
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
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
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
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
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
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

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

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

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

鳥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

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鳥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

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索德之效也

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

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

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

繆盪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盪古戾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

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

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以喻

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

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夫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

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

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綏之斯俶

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

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正次王正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

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

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

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

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

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

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

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蘇林

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

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

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

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

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

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

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一者萬物之所

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

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春秋深探

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

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

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

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

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今

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

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

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

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

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

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

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

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

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

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

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

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

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

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

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

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

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

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師古曰口不道

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

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師古曰圻鏝也所以泥飾牆今也言內質弊壞不可脩治也

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

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

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

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

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

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

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

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

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

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

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

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晉灼曰堂邊廉巖廊謂巖峻之

廊也番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

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

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

路朱于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

也于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把也佾列也夫帝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

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師古曰琢謂彫刻為文也音篆又云

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

以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

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

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也烏虜朕夙寤晨

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憲法也永思所以

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本謂農也今朕親耕籍

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

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

氣充塞師古曰氛惡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買亂賢

不肖渾般師古曰買易也渾般雜也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

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

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

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又吏之法將所繇異術所聞殊

方與方謂道也各悉對著千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曰言

不當忌畏有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師古曰仲

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

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眾聖輔德

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

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

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

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師古曰韶

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

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

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

師古曰謂若

武少師湯之屬也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

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

於朝廷臣贊曰皆文正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

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瀕也即就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

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

日見顯示也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

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武周武

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

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

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

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

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頃素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

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

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爵祿以養其德

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太

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

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

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師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行韓

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非故謂貪為貪狼也

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

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

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

無恥又好用惜酷之吏師古曰惜痛也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

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

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

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

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

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

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

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

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

親耕籍田以為農先風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

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

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

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

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

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

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更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案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

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母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

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

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庠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

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古虚心以

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

而文采未極豈惑庠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

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

有失師古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

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

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詩不云嗟爾君子母常安

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

不當苟自安虞而已若能精恭其位直朕將親覽焉子

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

有卒者其唯聖人庠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師古曰言轉承師說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

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

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

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

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建日月風雨以和

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

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

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褒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邾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

之不可不用也

師古曰古謂古法也

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

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著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明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師古曰食讀曰飮衣音於既反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

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
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以

爲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

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

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

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

師古曰晦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庠深

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

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

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

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

而人不見也非明庠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

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

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

與慢同 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

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

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

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
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道
反復行之也
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
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師古曰耗
不明也
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
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
者其舜虜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
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裒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
所受先代之

大也救謂
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
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
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
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
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
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
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
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
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
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

言廉能勿失爾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返謂還歸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

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虜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放蓉蓉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亦乘也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蓄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師古曰楚音子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植謂轉蹙蹙也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

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返謂還歸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

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虜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放蓉蓉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亦乘也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蓄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師古曰楚音子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植謂轉蹙蹙也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

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返謂還歸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

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虜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放蓉蓉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亦乘也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蓄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師古曰楚音子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植謂轉蹙蹙也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

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返謂還歸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

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虜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放蓉蓉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亦乘也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蓄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師古曰楚音子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植謂轉蹙蹙也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

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返謂還歸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

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虜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放蓉蓉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亦乘也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蓄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師古曰楚音子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植謂轉蹙蹙也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

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返謂還歸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

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虜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放蓉蓉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亦乘也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蓄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師古曰楚音子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植謂轉蹙蹙也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

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返謂還歸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

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虜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放蓉蓉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亦乘也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蓄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師古曰楚音子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植謂轉蹙蹙也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

海虞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盜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羨饒也

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

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

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

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

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

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曰吾已食祿又奪

園夫紅女利庖師古曰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

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

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

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

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

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

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

者視而放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

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

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

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

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則無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可為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則無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日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係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

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辟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

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蠡范蠡也蠡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師古

禮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也大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

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菜邑之名惠諡也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

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

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王也應劭曰武夫石王而似玉者

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

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

麗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

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

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為藁也王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

焉上召視諸儒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

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神舒遂不敢

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師古曰公

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觀相也位至

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

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

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

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

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

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子抑黜百家立學

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

於家家徒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
經術之意及注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
失聞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復數十
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綴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

篇

師古曰綴
禾拾也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笮晏
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
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
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
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
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
未及庠游夏而曰笮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前漢書卷五十七上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漢 蘭 臺 會 中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
說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
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
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劔

師古曰擊劔者以劔通
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名大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相
欲稱斥故為此名也相

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訾為郎事孝

景帝為武騎常侍其好也

師古曰嘗讀與貫同貫財也以家財多得拜為郎也

武騎常侍秩六百石

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

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

師古曰嚴忌本姓莊

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明帝諱故遂為嚴耳

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

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

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日

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

師古曰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

都亭

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臨邛令繆為恭敬

師古曰繆詐也

日往朝相

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

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

師古曰債謂奴

程鄭亦數百人

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言其家富亞王孫也

乃相謂曰念有貴客為具召之

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

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

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

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

師古曰示衆人以此意也

一坐盡傾

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

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

以自娛

師古曰奏進也

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

師古曰行是時謂曲引也

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

琴心挑之

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

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

甚都美之稱也

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

師古曰當謂對偶也

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

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

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卓王孫大怒曰女不

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

君父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

以為生師古曰賣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

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

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銀盧故名盧耳相如

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松也形似褌與庸保雜

作師古曰庸即謂賃作者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

則酒之賤人之殺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師古曰昆

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

曰言不患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

少財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穎

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

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

天子田待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

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

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

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

竹書紀年卷之三十三 小 三

故給札以書札音狀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說楚之美也

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烏於何也為齊難師古曰難謂楚事也

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

此三人為辭師古曰藉假也以推天子諸侯之死囿其卒章歸

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師古曰風讀曰諷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

曰說讀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

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田罷子虛過妣烏有先生師古曰妣誇誑之也音丑

亞反字本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

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

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夢也在南部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

海濱列卒滿澤采罔彌山師古曰罔覆車也即今幡掩車罔也罔竟也采音浮

菟麟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謂車或作麟言特引其脚也音丞驚於

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搗車輪鹽而食之

也師古曰驚謂亂馳也搗搗也驚音務搗音如閱反搗音一頓反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能以為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

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猶如也僕下車

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

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烏足以言其

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

唯師古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恭應之辭也

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爾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

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鬱隆崇律啐郭璞曰詩

佛第音岑峯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雍蔽日月虧缺

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罷池陂陀下屬

江河郭璞曰言旁類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隨音馳

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金銀張揖曰丹青沙

赤赭也堊白堊也蘇林曰白垺白石英也師古曰丹沙

今之朱沙也青釐今之空青也赭今之赤土也堊今之

白土也錫青金也碧謂王之青白色衆色炫耀照爛龍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張

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

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

南方之出火珠也攻音枚瑰張揖曰瑰功石

音回又音瓌琳音林珉音旻張揖曰珉功石

黑石可用磨也如淳礪石武夫礪石武夫張揖曰皆石之次玉者

曰城音緘功音勒礪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不分郭璞曰礪音而充反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穹窮昌蒲江離

狀若葵其臭如麝蕙芷白芷若杜若也穹窮昌蒲江離

麝蕙張揖曰江離香草也麝蕙蘼芷也似蛇狀而香師

對曰麝蕙一名江離張勃又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

色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今無識之者然非諸柘巴且諸柘巴且張揖曰諸柘甘柘也葍直

名巴蕉師古曰文說巴且是也且音子余其南則有平

反葍音普各反葍直自蕞荷耳非巴且也其南則有平

原廣澤登降阨靡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阨案衍壇曼

靡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阨案衍壇曼

師古也寬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也其高燥

則生葳析苞荔張揖曰歲馬藍也析似燕麥苞蔗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蔗即今所

用之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蘭也葳音薛莎青蘋張揖曰薛莎青蘋薛莎青蘋薛莎青蘋薛莎青蘋

也莎蘋侯也青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師古曰莎即今青莎草蘋音煩其埤涇則生藏

賁兼葭郭璞曰藏葭草中牛馬芻蕘葭也似蘆而細小度蘆也師古曰埤音埤謂下地也葭音郎兼葭

音兼葭東蔣彫胡張揖曰東蔣實可食彫胡菘米也蓮菘音敵師古曰東蔣似蓬其實如葵子也蓮

藕觚盧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菴間軒子張揖曰菴間蒿也子

可治疾軒子舊草也生水中揚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師

曰勝舉也不可盡舉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勝舉之言其多也

曰波柳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石白沙應劭曰夫容蓮華也陵華也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鼉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

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鼈頭甲有文鼈似鼈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乃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

紀鼉音徒何反又音大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榿栴豫章

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榿音便又

音步田反即今黃梅木桂椒木蘭檠離朱楊師古曰桂也栴音南今所謂楠木師古曰楊即藥之所

用其皮者也椒即所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藥檠黃檠也離山梨也朱楊赤莖柳也生水邊

檀梨棹栗橘柚芬芳張揖曰檀似梨而甘棹棹棹也師

今之槲棗也柚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檀音劍加反棹音弋整反柚音弋救反橙音丈莖反芬芳言橘柚

之氣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于張揖曰宛雛似鳳也

射于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宛音於元反對音弋舍反其下

則有白虎玄豹也似狐而小蠅音萬蠃音延獬豸音岸野犬音胡野犬

乃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剽諸吳人刺吳王僚者於是乎

專同楚王乃駕馴駁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錕牙食虎豹擾而

駕之以當馴馬也師古曰馴音旬乘彫玉之輿師古曰以玉飾輿而彫鏤之靡魚須

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駟馳逐獸正橈靡也郭璞曰通帛為旃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橈旃

即曲旃也橈音女教反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綴飾旗也建干將之

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解者干將所造左烏號之彫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頤順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郭璞曰雕畫也右夏

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其矢上飛良即煩弱箭服也故曰夏服陽

子驂乘熾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熾阿古之善御者熾音

案節未舒即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未舒言未盡意驅馳已凌狡獸狡捷之

也蹙蛩蛩躡虛張揖曰蛩蛩音獸狀如馬距虛似鹿而小郭璞曰距虛即蛩蛩躡虛也

耳師古曰捷爾雅文郭說是也蹙音子六反軼野馬聽駒駘張揖曰軼野馬似馬而小

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駘郭璞曰聽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聽音衛駒音逃駘音

塗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騏如

其音倏脾倩冽張揖曰倏疾風也若雷之動如倏反倏音式六雷

動焱至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如焱反焱音式六雷星流電擊

不虛發中必決眦師古曰眦射審也眦音目洞胃達掖絕

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胃通右鬲中心絕系也師古曰鬲謂肩前骨也音五口反繫讀曰系也

獲若雨獸揜也蔽地師古曰言獲殺之多如於是楚王

乃耳節俳佻翺翺容與郭璞曰耳猶低也節所林信節

舞節者不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

亂受詘蘇林曰亂音倦亂之亂詘音魏強之難師古曰

盡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殫觀衆物之變態郭璞曰殫

取之方盡者受而有之也殫觀衆物之變態

委則於是鄭文曼姬文穎曰鄭國出好女曼

紵縞張揖曰阿細縞也錫細布也檢引也師古曰紵

織羅垂霧縠師古曰織細也霧縠

師古曰縠積即今之裙襜古所謂皮弁素積者即謂此

音壁縞音粉粉袞袞揚袂成削師古曰揚舉也他曳也

其降殺之美也袞師古曰縠袞衣之長帶也

音霏也音弋示反縠

扶輿猗靡張揖曰扶持楚士車輿

也此自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非謂

為倚張揖曰翁呬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

之葳蕤師古曰錯雜也

綉繞玉綬師古曰以王飾綬謂

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蓋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於是乃

羣相與獠於蕙圃文穎曰宵獵為獠師

隄師古曰髮嫺勃率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

也也

音丁揜翡翠射駿驥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青羽者曰翡翠

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今俗呼為山鷄非也駿音峻驥音麗微矰出熾繳

施師古曰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係矰弋白鵠連駕師古曰鵠才鳥也其鳴聲鵠鵠云駕鵠野鵠

雙鶴師古曰鶴鵠也今關西呼為鵠鹿山東通謂之鵠加師古曰鶴鵠也今關西呼為鵠鹿山東通謂之鵠

玄鶴師古曰鶴鵠也今關西呼為鵠鹿山東通謂之鵠加師古曰鶴鵠也今關西呼為鵠鹿山東通謂之鵠

妙既中白鶴而連駕鵠又下張揖曰鶴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揚旌批

雙鶴師古曰鶴鵠也今關西呼為鵠鹿山東通謂之鵠而加玄鶴也鶴音倉怠而後游於清池浮文鶴

龍舟師古曰龍舟天子之乘也師古曰龍音五歷反揚旌批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紫貝

之船上也師古曰翠帷帷周壽晉曰鈞紫貝郭璞曰紫貝

師古曰貝水中介從金鼓師古曰從撞也金吹鳴籟張

籟也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聲流唱郭

曰言悲嘶也師古曰噶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鼈涌

音一介反嘶音蘇奚反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鼈躍濤浪作也

泉起奔揚會郭璞曰暴溢礪石相擊琅琅磔磔師古曰

石也礪音盧對及礪音口蓋反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

者擊靈鼓起烽燧師古曰靈鼓六面車案行騎就隊師古曰

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也纒乎淫淫般乎齋齋郭璞曰

貌也師古曰纒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

音疑般音盤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皆安靜意也

朱玉所賦者言其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

高出雲之陽也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師古曰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

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師古曰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味

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師古曰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味

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冷人食馬不若大

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師古曰解

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焯自以為娛師古曰解

焯音千內反焯亦搵染之義耳言鬻割其肉搵師古曰解

車輪鹽而食之此蓋以譏上割鮮榮輪之言也臣竊觀

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

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言有王恣境

內之士備車騎之衆師古曰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

復以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何名為夸哉問楚

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

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驕奢言淫樂而顯

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

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

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二者無一可

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

重而於齊無所負擔故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蘇林

云輕也累音力瑞反觀乎成山

洲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師古

曰東階鉅海東有大海之階字與渚同也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腫縣

張揖曰成山在射乎之罘射獵其上也師古曰腫音直

東萊不夜縣射乎之罘射獵其上也師古曰腫音直

瑞反又浮勃澥師古曰勃澥海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

音誰邪與肅慎為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

古曰邪讀為左謂東北接也右以湯

谷為界師古曰湯谷曰所出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

也許慎云熱如湯也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曾中曾

里仿側乎海外師古曰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曾中曾

仿音旁

不帶芥張揖曰帶芥刺鯁也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師古曰俶儻猶非常也

也珍怪鳥獸萬端鱗皞師古曰皞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充仍其

守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張揖曰禹為堯司空漢九州名山川別

草木尚為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師古曰言其所有衆多雖禹禹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也然在諸

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

倉至也言至此國為客也若是以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謂不

也反報何為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斷

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

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

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禁絕淫放耳今齊列為東

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隄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棄也

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

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

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專君

自損也師古曰專古敗字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觀

夫巨麗也師古曰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

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西至于幽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

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南至析縣入鈞水師古曰更歷也紫淵徑

其北文穎曰西河有穀羅縣有紫澤在縣西北於長安為在北也終始霸產出入涇

渭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產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

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音見反又音口見反鄠鎬潦瀆紆餘委蛇經營其內師古曰潦音年水名

也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于渭霸產涇渭豐鎬潦瀆是為入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地理志鄠縣有瀆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合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瀆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為字或借水旁虎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將鄠縣瀆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

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

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涉也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徑乎桂

林之中如淳曰桂樹之林也過乎泱莽之壑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師古曰

凡言此者著水流之長遠也快音鳥朗反泊乎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混流貌也

流也曲陵曰阿泊音于筆反隘之口師古曰兩岸間相迫近者也觸穹石激

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師古曰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聲也洶涌澎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澎湃相與

弗宓汨師古曰滯弗盛貌也宓汨去疾也偏側泌澗郭璞曰泌澗音筆

通也泌澗相揆也偏字與通同揆音先結反橫流逆折轉騰激洌孟康曰轉騰相過也

激洌相揆也師古曰激音匹列反洌音列揆又音普結反滂漚沆漑郭璞曰滂音旁

音胡概反皆水流聲貌師古曰沆音胡朗反穹隆雲橈師古曰橈曲也言水

也橈音女敬反宛渾膠韜郭璞曰憤簿相糝也師踰波趨浥泣師古曰泣音胡朗反

泣下瀨郭璞曰踰躍也浥窞陷也泣音瀨聲也師批巖衝

擁奔揚滯沛師古曰批反擊也擁曲隈也言水觸批巖

水經注卷之二十一

瀆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蹇產屈折也郭璞曰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 崙呀豁

開阜陵別鳴郭璞曰崙呀豁開澗澗谷之形容也鳴水中居在水各別為鳴也豁音呼舍反呀音呼加反開音呼下

及陽音禱師古曰大阜曰陵言阜陵反歲魄冥鹿丘虛堀

暑郭璞曰皆其形勢也歲音於鬼反魄音魚鬼反隱麟

鬱嶷登降施靡郭璞曰隱麟鬱嶷堆壘不平貌麟音洛盡反師古曰嶷音律施音弋爾反施靡

猶連延也 陂池舞豸郭璞曰陂池旁積貌也 允溶淫鬻張揖曰水

流溪谷之間也師古 散渙夷陸師古曰散渙分散而渙然也易曰風行水上渙

夷平也廣 亭臯千里靡不被築師古曰為亭侯於臯關之中千里相接皆築令

平曰陸 以綠蕙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也師 被

以江離糝以薜蕪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師古

夷乃布結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

對銜之手鼓中央則攢戾莎師古曰攢聚也戾莎言莎

聲如等也因以名云 搢車衡蘭應劭曰搢車一名芑與香草也 稟本射干師古曰

曰稟本草類白芷根似芑窮 苾薑藁荷如淳曰苾薑藁

射干節鳥扇耳射音大舍反 苾薑藁荷上齊也師古曰

董之息生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藁荷藁音人羊反 歲持

若蓀如淳曰歲音鹹張揖曰歲持闕若杜若也蓀香草

也杜若苗頗類薑而為櫻葉之狀今流俗書本持字或

作橙非也後人妄改耳其下乃言黃甘橙棖此無橙也

歲音之林 鮮支黃礫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樹也黃礫

反蓀音孫 蔣苧青蘋張揖曰蔣孤也苧三稜

草類既云延曼太原 蔣苧青蘋也郭璞曰苧音杼師古

或者賦雜言之耳 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

日蔣音將苧 音文與反 布濩閎澤延曼太原也師古曰閎亦大也

離靡廣衍

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也衍布也離音力爾反

應風披靡吐芳揚

烈師古曰烈酷烈之氣也

郁郁菲菲衆香發越

郭璞曰香射散也貯蠶布

寫晻菱叟弗

師古曰貯蠶盛作也寫吐也晻菱叟弗皆芳香意也貯音許乙反蠶音響晻叟音菴又

音烏咸反菱音愛叟音步必反弗音勃菱字或作隱也

於是乎周覽汎觀師古曰汎音也

音敷反縝紛軋芴

孟康曰縝紛衆盛也軋芴綴蜜也師古曰軋反軋音勃菱字或作隱也

芒芒恍忽

郭璞曰言眼亂也師古曰芒音莫郎反

視之無端察之無涯師古曰

曰涯畔也音儀

日出東沼入序西陂

張揖曰朝出苑之東池莫入於苑西陂中也

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

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溫經冬草木不死水不凍其獸

則庸旄貊羴沈牛塵麋

張揖曰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羴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

牛水牛也能沈沒水中塵似鹿而大郭璞曰庸牛頰有肉雌貊似熊庫脚銳鬣骨無髓食銅鐵類音貊羴音羴

師古曰庸牛即今之羴牛也羴牛即今所謂偏牛者也羴牛即今之羴牛也羴字又音茅塵音主赤首

園題窮奇象犀

張揖曰題類也窮奇狀如牛而蜎毛其音如嗥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也長鼻

牙長一丈犀頭似豬一角在鼻一角在額前

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

河師古曰言其土地氣寒當暑凝凍地

其獸則麒麟角

端駒駮橐駝

郭璞曰駮似麟而無角角端似豬角在鼻上中作弓師古曰橐駝者言其可負橐囊

而駝物故以名云

蛩蛩驥駃騠驢驘郭璞曰驥駃騠驢驘驥駃騠三日而超其母驥音顛駃音奚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師古曰彌滿也跨猶

高廊四注重坐曲閣

師古曰廊堂四下周屋也重坐謂增室也曲閣閣之屈曲相連

也者華榱壁璫輦道纏屬

師古曰榱椽也華謂彫畫之也璫以玉為椽頭當即所謂珠

題玉題者也一日以玉飾瓦之當也輦道謂閣道可以乘輦而衡者也纏屬纏迤相連屬也

步櫚周

流長途中宿

師古曰步獨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也

中道而宿也

夷峻築堂象臺增成

師古曰夷平也山之高聚者曰峻象古累字言平山

而築堂於其上為累臺也增重也一重為一成也峻音子公反

巖突洞房

師古曰於巖穴底為室若

竈突然潛通臺上

頰杳眇而無見仰艸撩而捫天

師古曰頰古視遠貌艸古攀字也撩掾也捫摸也言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其掾可以摸天也撩音老

捫音

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

師古曰奔星流星門也更歷也閨闈宮

中小門也宛虹屈曲之虹也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

青

軒之蘭板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也

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俾於西清

師古曰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

之處也蚴蟉婉俾皆行動之貌蚴音一糾反蟉音力糾反俾音善

靈囿燕於閒館

張揖曰靈囿燕於閒館

囿象仙號也師

偃佺之倫暴於南榮

郭璞曰偃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

暴謂偃臥日中也榮屋

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師古曰醴泉瑞水味甘如醴言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為川從中庭而過也

也崖廉也以石致川之廉也師古曰襍音

磬石

孟康曰

並音之忍反致音直二反謂重密而累積

嶽巖倚傾

郭璞曰

日嶽巖歌貌

嗟峩嶸嶸刻削崢嶸

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也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

玉旁唐玢函文璘

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礴

字本作瑒言玢玉及石並玢函也

赤瑕駁犖雜甫其間

張揖曰赤瑕赤

雜則崖石中駁犖

鼉采琬琰和氏出焉

師古曰鼉古朝字也朝采

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

言今皆出

得亦美玉也

於是乎盧橘夏孰

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

於上林

東青馬之所

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

黃甘橙棨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棨亦橘之類也音湊

張壽曰棨亦橘也出武陵枇杷檉柿李厚朴

解樹長葉子若杏亭山黎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檉文

本也師古曰朴木皮也此藥以皮為用而皮厚故呼厚

朴云檉音煙樛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

而音匹角反蒲陶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

舍桃爾雅謂之荆桃櫻音於耕反隱夫莫棣師

曰隱夫未詳莫即今之邪季也棣今

之山櫻桃莫音於六反棣音徒計反谷選離支張揖曰

李出蜀音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刺去皮麤如雞

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選音杏離音力智反羅

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下平原師古曰馳猶延也

反鼓揚翠葉扒紫莖師古曰扒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

扈照曜鉅野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沙棠櫟楮張揖曰

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以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

沙棠之實櫟果名也郭璞曰櫟似采柔師古曰櫟木蓼

也葉辛初生可食音歷櫟華楓杆櫨師古曰華即今之

音諸采音柔音食諸反華楓杆櫨皮貼弓者也楓樹

脂可為香冷之楓膠香也爾雅云一名攝攝杆即平仲

木也櫨今黃櫨木也華音胡化反楓音風杆音平櫨音

留落胥邪仁頻并間張揖曰并間棧也郭璞曰落獲

作素師古曰仁頻即實根也頻字或作欒檀木蘭孟康

植檀別名郭豫章貞女師古曰女貞樹冬夏常青未

璞曰欒音讒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夸條直暢實葉稜

郭璞曰千張布也張揖曰稜扇也師古曰暢攢立叢倚

通也通連卷攏侷師古曰攢立聚立也叢倚相倚也連卷屈曲

音曰專反攏音崔錯發髀師古曰崔錯交雜也發音步葛

反馱吉 坑衡問 師古曰坑衡徑直貌也問 柯相扶持

委字 坑衡字或作抗言樹之支 垂條扶疏落英 幡纒 師古曰

可反坑字 其義兩通 紛溶 蓊猗 柀從風 郭璞曰

飛揚貌也 纒音山爾反 紛溶 蓊猗 柀從風 紛溶 蓊

氏友 柀音諾氏反 師古曰溶音容蓊音山交反 蓊

登 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 蓋象金石之聲音

簫之音 師古曰金石謂鍾磬也管長一尺圍 柴池 莛虬

旋還乎後宮 如淳曰莛音此虬音豸張揖曰柴池參差

音 雜襲 紮輯 師古曰雜襲相因也 紮 被山 綠谷 循阪 下

惟獲飛 張揖曰惟如母猴 叩鼻而長尾 獲似獼猴而

郭璞曰 蠅 鼠也 毛紫赤色 飛且生 一名飛生 蟻音蟻

遺之 遺 蠅 音誅 師古曰玄 媛 素 雌 言媛之雄者玄黑而

蠅者白素也 爾雅曰 蠅 父 蛭 蜩 獲 猱 如淳曰 蛭 音質 質 張

也 獲 猱 彌 猴 也 師古曰 方言 蠅 屬 而 引 蛭 蟻 水 蟲 又 及

反 又 音 柔 即 今 所 謂 戎 皮 為 鞞 禡 衛 胡 毅 蛭 張 揖 曰 衛

者 也 戎 音 柔 聲 之 轉 耳 非 彌 猴 也 衛 胡 毅 蛭 胡 似 彌 猴

頭 上 有 髮 要 以 後 黑 郭 璞 曰 毅 似 鼯 而 大 要 以 後 黃 一

名 黃 要 食 彌 猴 苑 未 闡 也 衛 音 譏 毅 音 呼 毅 反 蛭 音 詭

棲 息 乎 其 間 長 嘯 哀 鳴 翮 幡 互 經 郭 璞 曰 互 經 天 矯 枝

格 偃 蹇 杪 顛 郭 璞 曰 昔 猿 猴 在 樹 共 戲 恣 態 也 天 矯 枝

踔 上 株 枿 之 上 也 踔 字 與 踔 捷 垂 條 掉 希 間 張 揖 曰 捷

同 捷 音 任 人 天 枿 音 伍 昌 反 捷 垂 條 掉 希 間 持 懸 垂 之

條 掉 往 著 希 疏 宇 落 陸 離 爛 漫 遠 遷 師 古 曰 言 其 聚 散

無 枝 之 間 也 宇 落 陸 離 爛 漫 遠 遷 不 恒 雜 亂 後 從 也

若此者數千百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徒後宮

不移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於是乎背秋涉冬天

子校獵師古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乘鏤象六玉蚪

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腕鏤其車輻六玉蚪謂

駕六馬以玉飾其鏤勒有似玉蚪龍子有角曰蚪

蚺旌張揖曰蚺旌以鏤為旌有似虹蚺之氣也靡雲旗張揖曰畫熊

似雲前皮軒後道游文頴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出

賦頌為偶辭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道

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以赤

皮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鄭氏曰

非益獸之皮用飾車也孫叔奉轡衛公參乘大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

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曰參乘在車之右也扈從

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師古曰四校者闌校之四面也言

也孟康曰鼓嚴嚴鼓也簿江河為陸泰

也蘇林曰陸獵者圍陳遮禽獸也郭璞曰櫓望樓

山為櫓也也因山谷遮禽獸為陸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

登泰山而望獲言田車騎奮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

後陸離離散別追師古曰陸離分散也活活裔裔綠陵

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生貔豹搏豺狼郭璞曰貔

毗師古曰貔豹二物皆猛獸也張揖曰熊手熊羆足羆羊

也生謂生取之也搏擊也也似羊而青師古曰羆

黑色羆如熊黃白色羆羊羆羊也似羊而青師古曰羆

羊今之所謂山羊也非羆羊矣手言手擊殺之足謂蹠

陷而蒙鶡蘇孟康曰鶡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

獲之雌關死不卻郭璞曰蒙其尾為帽也鶡音

前漢書卷五十三 禮 卷五十三

下磧歷之砥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砥水徑峻赴險

越壑厲水師古曰厲以衣度也推蜚廉弄解廌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

曰解廌似鹿而一角人若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誅也師古曰推亦謂弄之也其字從手

今流俗讀作推擊之推失其格蝦蛤鉞猛氏孟康曰蝦名猛氏師古曰鉞鐵把知牙也蝦音遐蛤音閭鉞音蟬

名猛氏師古曰鉞鐵把知牙也蝦音遐蛤音閭鉞音蟬

緇要裹射封豕張揖曰要裹馬金喙赤色一月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大猪也要裹音竊孺師

古曰緇謂羅繫之也音工犬反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

倒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必命中非詭遇也脰音豆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翺

翔往來睨步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師古曰睨然後

侵濡促節郭璞曰言短驅也儵復遠去師古曰儵然疾遠貌流離輕食

楚履狡獸師古曰流離困苦之也馳捷狡菟郭璞曰狡捷

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若妖氣為變怪者遊光之屬追怪物出宇

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池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彎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彎

射游臬櫟蜚遽張揖曰為滿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擇肉而后發先中

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也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

郭璞曰什斃也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藝也藝謂射的即今之槩土槩也藝讀與藝同字亦作

臬音魚然後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遠也陵驚風歷駭焮師

曰焮謂疾風從下而上也音必遙反乘虛亡與神俱張揖曰虛無廖漸與

之高故能出飛鳥蘭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之上而與神俱也白色郭璞曰亂者言

亂其行 道孔鸞促駿鷄郭璞曰道促皆迫捕之 伍也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 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

拚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擔乎襄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

羊降集乎北紘張揖曰滄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 猶彷彿也璞曰襄羊 率乎直指師古曰率然直去意 拚乎反鄉師古曰拚然疾歸貌 麤

石關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 下堂黎息宜春張揖曰棠黎宮名在雲陽東南 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

濯鵠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 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 掩細柳郭璞曰觀名

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智略也觀士之勤大夫之略也 鈞獵者之所

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 徒車之所閭轆郭璞曰徒步也閭踐也轆轆也音來各反 騎

之所踈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踈若謂踐也踈音人九反 與其窮極倦

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交橫也 填阬滿谷

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上于皓天也 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撞

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 立萬石之虞師古曰虞獸名也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師古曰翠華之旗以翠羽為旗上葆也靈鼉之鼓以鼉皮為鼓 奏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

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

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為字誤耳今人表有
 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
 滯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閉筋骨縮栗不達故
 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
 也案已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乃
 及堯舜作樂之本皆皆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
 蓋誘不視音令人表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
 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日
 有草木四曰奮五曰敬六曰徹帝嚳七曰依
 地德八曰繼禽獸之極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
 蕩波郭璞曰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剛勇好舞初高祖
 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樂府習之因名文盛顛
 巴俞舞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干遮曲名也
 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
 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顛即滇字也其音則
 問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

鏗鎗閨鞞洞心駭耳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閨鞞鼓音也
 切衡反閨音託荆吳鄭衛之聲郭璞曰皆
 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王樂也張揖曰象
 之至於海南乃陰淫繁衍之音郭璞曰流
 為三象樂也鄢郢繽紛激
 楚結風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繽紛舞貌也
 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
 俳優侏儒狄鞞之倡張揖曰狄鞞西方譯名郭璞曰西
 可狎玩者也狄鞞郭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
 說也鞞音丁奚反靡曼美色於後張揖曰靡細
 於前郭璞曰言恣所觀也
 處如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處如洛
 離俗郭璞曰世無雙也妖冶閑都靚粧刻飾便嬛綽約郭璞曰
 靚莊粉

華旗鳴王鸞郭璞曰鸞鈴也在游于六藝之圃馳騫乎

仁義之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覽觀

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也射狸首兼騶虞郭璞曰

詩篇名諸侯以為射節騶虞召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

也戴雲罕揜羣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

十一人故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樂樂胥

胥樂兮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

樂胥萬邦之屏耳胥有材智之人也王者樂得有材智

之人使在位也脩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師古曰此以

之嘉辭以代述易道郭璞曰脩繫放怪獸張揖曰死中

復獵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

獲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

風而聽隨流而化熒然興道而遷義師古曰熒然猶欲

於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師古曰錯

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若此故獵乃可

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

精師古曰罷讀曰疲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

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堊之獲則仁者不繇

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圍

屠九百是草木不得墜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

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

然改容趨若自失

師古曰歎變色貌

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

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亡是

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

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

而論之

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刪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

史刊剽失其意矣

前漢書卷五十七終

前漢書卷五十七下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

蘭

臺

分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焚中

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焚

中皆西南夷也焚音蒲北反

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

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

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

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來入朝觀豫享祀也移師東

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師古曰南越為東越

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耳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效貢職

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師古

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魚龍反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

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有兵革

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為與眾之制也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

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

之士聞燄舉燧燔孟康曰燄如覆米箕縣著契事頭有冠則舉之燧積薪有冠則燔然之也

皆搆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搆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流汗相屬惟

恐居後師古曰屬逮也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

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

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

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如淳

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

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

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莖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

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

也諡為至愚師古曰諡者行之迹也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恥及父母為

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寡往日不素教之也寡

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

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

姓以發卒之事師古曰誠信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

罪師古曰讓責也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

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

口近縣之人使者以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馳以示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

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咸諭陛下意

毋忽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訖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

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

士卒多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

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師

古曰笮音才各反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

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

通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危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

曰異時猶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晉言往時也

曰南夷謂犍為牂柯也西夷謂越雋益州也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

郊迎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導路也蜀人以為

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驪卓

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

與尚公主同人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乃厚分

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

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師古曰斥開廣也西至沫

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為徼張

曰徼謂以木石水為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通

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靈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

橋也水也以通邛笮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

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

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不敢更諫也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

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師古曰藉假也風讀曰諷且因宣其使指令

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

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湛讀曰沈汪音焉皇反濊

音於象反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洋音羊於是乃命使西征

隨流而攘

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

風之所被罔不被靡

師古曰被不靡

反因朝冉從駮定祚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

鄉將報

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迹也鄉讀曰嚮報報天子也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

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師古曰造至也辭畢進

曰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

而已

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言牽制之故取喻也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

之塗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

瞻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

師古曰屈盡也卒終

也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祚西夔

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也仁者

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

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

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吞之以其險遠理不可也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

所恃以事無用

師古曰所恃即中國之人也無用謂西南夷也

鄙人固陋不識

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

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

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况乎遠識

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

師古曰觀見也音構余之

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

師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為汝詳言之

請為大夫

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曰常人見之以為異也

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

師古曰元始也非非常之事其始

難知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遠也晏安也昔者洪水

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咸

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

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而

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

躬儼駢胝無腋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儼瘼理也孟康曰腋羸膚皮也言禹勤勞

胼無有羸毛也師古曰駢音步反胼音竹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

浹乎于茲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浹徹也于茲猶言今茲也且夫賢君之踐位

也豈特委瑣握蹠拘文牽俗師古曰握蹠局陜也不拘微細之文不牽流俗之議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口

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師古曰規

也師古曰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已并天為三是參天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上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

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浸淫衍溢師古曰浸淫猶漸漬也

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

之倫師古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

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

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

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戮君臣易位尊卑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索號泣師古曰國為人所獲而索係之故

號泣也內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中國而怨慕也曰蓋聞中國有至仁

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師古曰曷何也

怨者之身也舉踵忌慕若枯旱之望雨蓋夫為之垂涕張揖曰恨

夫也戾之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

以誚勁越師古曰誚責也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二方之君鱗集仰

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師古曰號謂爵號也故乃關涿若張揖曰以涿若水為關也徼狎

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通之以開道也創道德

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張晏曰駕行也使恩遠矣

之也疏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遠也言疏遠者不被閉絕也智爽闇昧得耀

乎光明師古曰智爽未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康樂也禔音土支反夫拯

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

業師古曰陵夷謂弛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

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師古曰

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

之中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主

咸五下登三師古曰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觀者未覩指

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而

者猶視乎藪澤

師古曰澤無水曰藪

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

所懷來失厥所以進

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今并喪失其來意也喟然

並稱曰允哉漢德

師古曰允信也

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

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師古曰敞罔失志貌靡徙自抑

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

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

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閒居不

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

師古曰長楊宮也在歷厓

是時天子方好

自擊熊豕馳逐蹙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

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

師古曰烏獲秦武士力士也慶

忌吳王僚子也射能捷矢也

勇期賁育

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

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

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

地

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疾也不存不可得安存也

犯屬車之清塵

應劭曰百者諸侯威

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

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

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興不及還轅人不暇

以為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

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

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枯木

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

殆哉

師古曰軫車後橫木殆危也

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

之不得墓蕪穢而不脩今魂亡歸而不食相如拜為孝

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士林之

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師古曰靡麗也臣嘗為大人賦未就師古曰

曰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師古曰

成也師古曰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今師古曰形容甚臞師古曰

亦作音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師古曰反又音衢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

世有大人今在乎中州師古曰大人以諭天子也中州中國也宅彌萬里

今曾不足以少雷師古曰彌滿也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

遠游師古曰竭去意也音丘例反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

張揖曰乘用也赤氣為幡絳以建格澤之脩竿兮張揖曰格

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鈿脩長

也建此氣為長竿也師古曰格音胡各反澤音大各反

總光耀之采旄張揖曰旄葆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

也師古曰葆卽今所謂纛頭垂旬始以為慘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鷄見北斗旁

為十二旒也師古曰慘所銜反曳彗星而為鬚張晏曰鬚燕尾也

古曰慘所銜反星綴著旒以為燕尾也掉指橋以偃蹇兮張揖曰指橋隨風指靡也偃蹇委

又曲貌師古曰掉徒鈞反蹇居偃反倚拊以招搖晉灼曰倚音依倚反拊音年纏反張揖曰

拊音倚拊下垂貌招搖跳躄也師古曰招音韶檻攬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張古曰彗星為

旌今以彗星代之也靡順也綢韜也以斷虹為旌蘇林曰

韜也師古曰韜謂裹冒旌旗之竿也攬初咸反槍初銜

反屈其勿反紅香眇以玄潛兮焱風涌而雲浮蘇林曰

焱音焱音焱晉灼曰紅赤色貌香眇深遠也玄潛混合也自絳幡以下衆氣色盛光采相耀幽藹眩亂也師古曰

漢書卷之三十一 九

如疾風之踊如雲之浮言輕舉也焱必遙反駕應龍象與之螭略委麗今駘

赤螭青虬之蚘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螭者也師古曰螭略委麗蚘宛

反物一糾反膠力糾反宛於元反延低叩天蟠

裾以驕驚今詘折隆窮躩以連卷張揖曰裾直頭也驕

也隆窮舉驚也躩跳也連卷句蹄也師古曰裾音倨驕居召反驚五到反躩鉅縛反卷鉅圓反沛艾起

蜈佗以佗佗今張揖曰沛艾駢駢也起蜈申頸低叩也

反越古有反蜈火切反佗魚乞反佗音態放散畔岸驥以孱

顏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驥踉蹌駘容以散麗今

張揖曰踉蹌互前卻也駘蟠搖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

蚘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踉蹌丑日反踉蹌丑略反駘音過

也梁倚相著也師古曰蚘徒鈞反蚘盧鈞反怵音黜夔丑若反倚於倚反糾蓼叫界踏以臆

路兮張揖曰糾蓼相引也叫界相呼也踏下也臆著也

五到反踏音奔走也師古曰蒙葭蒙踴躍騰而狂張揖曰葭蒙飛揚也

音莫孔反音醮莅颯歛焱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

然雲消張揖曰莅颯飛相及也歛走相追也邪絕少

陽而登大陰兮與真人乎相求張揖曰少陽東極而升北

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陰之中師古曰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互折窈窕以右

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悉徵

靈囿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張揖曰搖光北使五

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應劭曰五帝五時大導之

前漢書卷之七十一 禮書

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左玄

冥而右黔雷今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虜

見之或曰前長離而後喬皇服虔曰皆神名也師古曰

喬音以出反斯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應劭曰

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羨門偃石山上仙人羨門

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師古曰

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郊祀志祝融

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征謂役使之非也祝融

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

古曰蹕止行人也屯余車而萬乘兮綵雲蓋而樹華旗

御禦也氛惡氣也師古曰綵合也合五采雲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

南娛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歷唐

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張揖曰崇山狄山也海外

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紛湛湛其差

錯兮雜遝膠輶以方馳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

也甚音徒感反遝音大合反輶音葛騷擾衝菴其相紛拏兮滂溲決軋麗

以林離張揖曰衝菴相入貌滂溲衆盛貌決軋不前也

相勇反拏音女居反滂音普郎反溲音普備反決音烏朗反軋音於黠反攢音所林反攢音所宜反攢羅

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疹以陸離張揖曰疹衆貌

古曰龍茸聚貌流爛布散也疹自放縱也龍音來孔反茸音而孔反衍音弋扇反疹音式爾反徑入雷

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壘歲魁張揖曰雷室

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堀壘歲魁

不平也師古曰砰磷鬱律深峻貌砰音普萌反磷音力

前漢書卷五十三

耕反掘音口骨反擧音
洛賄反歲音一迴反

徧覽八紘而觀四海今竭度九

江越五河

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者師古曰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

碧絳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

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

渚涉流沙

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

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壘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

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奄息葱極氾濫言絕度浮渚乃涉流沙也杭音下郎反

水娛兮

張揖曰奄然休息也葱極葱嶺山也在西域下使靈媧鼓琴而舞為夷

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羲作琴使文媧鼓之焉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時若駿

駿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

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

西望崑崙之軋勿荒忽兮

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千里天帝之下都也其

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勿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

勿音勿荒直徑馳乎三危

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崑崙山相近黑水出其南

披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排闥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張揖曰玉女青要乘戈等也登闥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

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風山在崑崙闥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

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焉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

三足鳥為之使

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鬢然白

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厚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

而戴勝師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必長生漢代謂之華勝音工老反字或作鶩音學

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師古曰昔之談者咸以西王母為仙

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

不周 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也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

朝霞 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曰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音胡朗反瀣音

壑 咀噍芝英兮噉瓊華 張揖曰芝草蕝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噉食也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藥也食之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汝反噉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噉音

音機又 傑稜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 張揖曰傑印音祈也鴻溶踈踈也

也貫列缺之倒景兮 服虔曰列缺天閔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

貫穿也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

涉豐隆之 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

將雨故言涉也 將雨故言涉也 騁游道而脩降兮驚遺霧而遠逝 張揖曰騁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脩長也

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車也循長路而下馳棄遺霧而遠逝也 道讀曰導 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 師古曰舒緩也

音銀 遺屯騎於玄闕兮 張揖曰玄闕北極之山也 軼先驅於寒門 應劭曰寒門北極之門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 下崢嶸而無地兮 師古曰崢嶸深遠貌 上

嶮廓而無天 師古曰嶮廓廣遠也 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恍 師古曰敞恍也敞恍耳不諦也

而亡聞 師古曰眩泯目不安也敞恍耳不諦也 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

而獨存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飄飄有

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

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 師古曰若汝也言汝

今去已在他師古曰使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

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

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顛穹皆謂

形穹隆也謂自初天也顛言氣顯汗也穹言以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

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文穎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

者之遺迹聽遠者之風聲武迹也逖遠也言循履近紛輪威

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繼昭夏崇

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昭明也夏大也德

七十有二人也罔若淑而不昌應劭曰罔無也

疇誰也師古曰言行順善者無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

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遐邈皆遠五三六經載籍之傳

維見可觀也師古曰五五帝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師古曰元首君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

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邠隆

大行越成文穎曰邠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

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

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雖後然無異端慎

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故軌迹

夷易易道也

師古曰夷易皆平也

湛恩虎洪易豐也

師古曰湛讀沈沈深也

也虎音大

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

師古曰統業直

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故命後嗣易繼之耳

是以業隆於繼保而崇冠乎二

后

孟康曰繼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成法易故也

揆

厥所元終都攸卒

師古曰元始也攸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

未

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

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然言不得與漢校其德也

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

沕瀾曼羨

師古曰逢讀曰羨言如燄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瀾曼羨盛大之意也沕音勿瀾音聿

旁魄四塞雲布霧散

師古曰旁魄廣被也

上暢九垓下沂八埏

服

曰暢達也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士謂盧敖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沂流也埏地之八

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入際

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

武節焱逝

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夷威武如焱之盛

爾陘游原迴闊涑末

孟

曰爾近也原本也迴遠也潤廣也涑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末也

首惡鬱沒

闇昧昭晰

師古曰始為惡者皆得光明也滅素暗昧者皆得光明也

昆蟲闔澤回首面

內

文穎曰闇澤皆樂也師古曰闇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回首革面而內嚮也

然後囿騶

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

師古曰言騶虞自擾而充死囿怪獸自來若入徼塞言符

瑞之導一莖六穗於庖

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也

犧雙觥共抵之獸

服虔曰犧牲也觥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

獲周餘放龜于岐

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

千歲不死也招翠黃乘龍於沼

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

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嘗黃其何不
 來下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言招致翠黃及乘龍於池沼鬼神接靈園賓
 耳乘音食證反春秋傳曰帝賜之乘龍
 於閒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
 女子能與鬼神交接治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
 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
 圍禮待之於閒館舍中也
 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
 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
 燎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
 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微夫斯之
 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忍乎服虔曰介丘也丘山也言
 禪不亦進攘之道何其爽與
 張揖曰進周也攘漢也爽
 慙乎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
 攘也師古曰攘古讓字於是大司馬進曰文穎曰大
 司馬上公
 故先進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文穎曰諛順也
 諛也諸夏樂貢百

變執贊師古曰夏人也諸夏謂中
 國之人比蠻夷為大也德牟往初功無與二

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師古曰言符
 瑞衆多應期

相續而至不獨初創而見也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

榮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
 紀號以表榮名也師古曰幸臨幸也蓋發語辭也上

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師古曰上帝天也言垂恩於
 下豫積祉福用慶告成之禮陸

下噤讓而弗發也張揖曰不肯發意往
 也師古曰噤古謙字挈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缺闕也如淳
 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嶽也羣臣慝焉師古曰慝
 也

愧也音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
 女大反天道質時

以符瑞見意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張
 揖

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亦各金時而榮歲濟厥世而屈張
 揖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各

時之榮畢出而絕者則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

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不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

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勅功中岳以章

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幸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

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

取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

禪全其終也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

光絕炎以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

官職設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猶兼正列其義

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

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師古曰被除將

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文穎曰六經加一為七也俾萬

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

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宣命掌故悉奏其

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大常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

朕其試哉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乃遷思

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

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富也太澤之博

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

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富饒也

麻之油李奇曰油油雲行貌師古曰甘露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

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師古曰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

可以游沫也師古曰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師古曰滲漉謂潤

不有也滲音山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師古曰滲漉謂潤

滲反滲音鹿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汜布護之師古曰汜音會也

君今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師古曰股股之獸樂我君

圖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騶虞也股字與斑同

收收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收收和也穆穆敬也言容

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

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師古曰茲爾於舜

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舞則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

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時

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

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

升文穎曰起至采色玄耀煥炳輝煌師古曰玄讀曰炫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古曰於傳載之云

受命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

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依類託寓

諭以封巒文穎曰寓寄也巒山也言披蓁觀之天人之

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

翼敬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

也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

失肅祇位猶不忘恭敬也察也假天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政化此之

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

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

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

猷死而經不易本隱以之顯張揖曰作八卦以通神明

書隱諱之也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以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

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及衆民者也小雅譏小已之得失

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失不得其

卑少之人以對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師古曰小已者謂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

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

讀曰諷次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

下亦同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

言少也亦輕戲乎哉

前漢書卷五十七下終

前漢書卷五十七下終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 style, containing various characters and possibly a list or index.

